

王文成公全書

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

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

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

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

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

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

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

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

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

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為鄉導或購賊徒

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已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

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

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

廉正剛果肅清奸弊以副 朝廷之委任欽此欽

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

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

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

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

懼職業鰥廢仰負 朝廷委託為照前項地方延

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緝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

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為

此仰抄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即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

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即今各

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

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

賊怙終必湏撲滅某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

堪為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湏別

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為經畫某處或有閒田

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

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

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

悉心計慮折衷惟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  
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  
以稟速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駕揭帖各另呈  
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  
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  
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誠報 國毋以各  
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  
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  
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  
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擇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  
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為民患本院繆當  
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為職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  
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  
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  
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藉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  
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

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  
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  
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湏動逾數萬  
逮至集兵舉事即已翹颺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  
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  
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微  
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  
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  
緘烏合勢急運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  
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  
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  
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  
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  
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  
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  
亦未堪為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  
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眾之士每縣  
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

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能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

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

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為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

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右甲尼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

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姓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單戶則云某所總旗小

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

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

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

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

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

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

查究

男子幾丁

某項官見任致仕在

某項官見任致仕在

某處生

某處生

某有何技能  
或患廢疾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

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

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  
以治內為先顧蒞事未久尚昧土俗永惟撫緝之  
宜情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  
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為狡偽欺竊之事甚  
者私通牽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為之  
盤據資綠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  
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  
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  
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姓名

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  
有面目生疎之人踪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  
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  
偽無所潛形為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各屬府縣著  
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  
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  
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  
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  
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  
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  
惠幼順動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  
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  
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  
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罵訟之人  
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  
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為

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徒訟以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勅捕漳寇方畧牌 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奏稱三官張簡等各呈勅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內為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命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翳若雨水洩至肇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搞勞於實為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為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齊換旣杖

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勦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迎避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為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為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

遷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筭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為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為奸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為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

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筭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叅擊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叅政艾洪等呈准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畧依案前詣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扎查理

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遯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曠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賊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叅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叅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問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羗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

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畧不應撲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叅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剿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况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費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知事曾瑤知縣苑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

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  
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勳友銀兩就呈鎮巡衙門  
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  
考不許稽遲致悞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  
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  
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  
以著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  
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  
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  
酌量奏奏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據福建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  
叅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  
呈稱督領軍兵粘踪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  
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  
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  
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  
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

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剿撫并將  
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  
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  
道右叅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  
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賊衆  
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  
行策救呈詳到院叅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  
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畧正行查勘  
叅提問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  
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間瓜  
探福建官軍被大拿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  
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  
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  
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  
前來看得象湖箭灌最為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  
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  
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畧奮勇協力竟破難克  
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

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猾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剽撲難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為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畧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為奸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槩屠戮務收一簣之功勿為九仞之棄本院即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據福建叅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叅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谷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相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金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顆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

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為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絲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齋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日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為善而不蒙福無有為惡而不受殃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為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為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莠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

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安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管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動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泰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單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叅稱指揮高偉叅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 敕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剿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 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 敕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

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備運糧餉指授方畧隨賊向在設法剿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 敕內事理徑自拏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叅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為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畧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單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拿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叅看各官頗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畧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即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屯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

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 奏間隨據各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搗聚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猾毋令復聚為奸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為捷音事開稱攻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脇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 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尚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為此隱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即欲遵奉 敕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 欽

依來勦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備奉 敕諭及查照先令案驗內事理即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剿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 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遠錯遲延

兵符節制 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

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為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

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

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即今兵威士氣以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尚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特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為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

令推選親屬為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頰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瀉漏為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 朝廷設官本因保

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熾方爾請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為急惟以効忠盡職為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 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款拜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拜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剿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襲

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一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為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徇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為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為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

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

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

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

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

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

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為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領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剿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

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

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

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  
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以  
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  
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  
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  
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  
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  
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  
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  
備守巡弁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  
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  
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  
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  
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紀  
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  
殺蠻賊事例陸實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  
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  
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囚之人陰為鄉導

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  
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  
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掣平人  
及容賊挾讐攀引因而勒索財物擾害良善軍衛  
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  
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  
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  
而行爾為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  
清積弊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  
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  
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敕諭內事理并  
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  
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  
司呈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夬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內開夬攻江西該分  
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  
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

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  
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  
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為忝酌行止并將合行  
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  
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  
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  
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  
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  
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  
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  
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  
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峯為盜  
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為可惡即  
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各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  
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  
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  
三縣着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  
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

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  
官如有應剿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  
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  
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  
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峯為盜即今潛出許其舉  
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寨并四鄰一體坐  
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  
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  
等官季數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畧分兵於上猶南  
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  
克捷即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  
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  
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  
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  
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  
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  
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  
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

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為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壑為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

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為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剿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為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為夾攻尚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為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南贛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及近奉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

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  
搜茶潭寫井把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  
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  
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  
鄉導兵引齋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  
寫井把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  
接應毋致踈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  
背烏坑穿牛角窻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  
搜荊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  
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  
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  
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唯類無遺候  
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  
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  
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益  
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  
如或怠忽乖繆致有踈虞 國典具存罪難輕貸  
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

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

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

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

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

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為

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為先導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

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攬擾居民及取人一草

一木者斬割管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

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

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

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

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

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

奔走驚眾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

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

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人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乞衆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給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

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為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為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緝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為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郊文知府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踈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均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給犄角為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

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敷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船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邗文知府邢珣唐溥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踈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管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葫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為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

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踈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窰搜川拘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葫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敷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邗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溥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

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踈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為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窰撲川拘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敦守備郊文等兵連絡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踈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

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踈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窰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為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

富聲息相接應接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敷守備郝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為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鶯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塲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搜東枕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同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接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劉穩下會同守備郝文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處

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即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雀坳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叅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郁文季敷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溪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既振然後分兵四剿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官兵皆若季敷等後期不進則左溪橫水賊

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剿絕以贖前辜為此仰抄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剿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渾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且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 搜剿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為羣設柵阻險復為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疲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辯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蘊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為此牌仰該

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噍類無遺敢有徇於一勝急忽因循遲遲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即遵照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為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為此牌差千戶高摩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

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遊劫殆遍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剿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剿伏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為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

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為此仰抄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

准兵部咨奏奉 勅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青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預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 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為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勅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為良善毋得聽信讐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遍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尚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

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愈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 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况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彌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群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藥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為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萑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

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剽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為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眾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與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佛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

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物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物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恐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詎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

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警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殘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

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若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謝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 進剿荆賊方畧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荆頭積年老賊池大鬻等不時糾眾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剿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為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

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趁時計劃地方何以寧謐為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即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即於所屬選集精壯號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畧剋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開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涇頭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眾攻打城池殺  
 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  
 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  
 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向由安息本院  
 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  
 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効生員陳經世新民  
 盧琢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熟水巢五花障巢鐵石  
 障巢直搗中涇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  
 典史梁儀并老人葉秀芳黃蔭濟義官吳明等官  
 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坵巢中村  
 巢直搗上涇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  
 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  
 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  
 嶺入攻溪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  
 涇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  
 球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  
 坵巢直搗中涇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  
 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

巢羊角山巢直搗中涇大巢知府李敷兵從信豐  
 縣黃田岡入攻新山逕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  
 信豐縣烏逕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  
 揮郊文監督指揮姚爾泰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  
 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  
 快人等從冷水逕直搗下涇大巢親自督戰刻期  
 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  
 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 勅  
 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  
 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  
 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  
 奏繳及造青冊一本送完查考其軍中一應進上  
 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者得知府唐淳  
 沉勇多智精敏有為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  
 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効勞備至斬獲  
 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

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為保障縱有微疾不使起居即其才能豈妨卧治仰該府即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為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其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願一齊眾楚寡不勝眾不知

遠棄禮法之可耻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忘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為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通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 禁約權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為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為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未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 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為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額就行抽分嚴查給票帖以防詐偽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托者十數輩不拘生負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貪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戡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

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歛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日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為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群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防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

擒滅曾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匐來問父老疾苦靡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母情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井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地耕種井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構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剿徒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寧靖本當拏究為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為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即將投城居民諭以前

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剿  
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  
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  
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論以廣東官  
兵征剿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  
俱各省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赴此春和各務農  
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  
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  
面從心異外托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  
戮悔後何及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  
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  
夫貧汗者求肥衣輕揚揚自以為得志而愚民競  
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鄰里不知以  
為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  
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  
亦有司者之耻也為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

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  
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  
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  
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  
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  
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教

公移二 巡撫江西 任寧滿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 勅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

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

腦節據知縣顧似等行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

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

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

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

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任劄一面調

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

外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

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

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貯庫錢糧

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

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

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

負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即刻就便發行敢有  
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反

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

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

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似等稟稱

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

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

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

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

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

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

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

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

主乞留暫為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

據臨江府拜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

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

旨款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筭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裁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

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除具奏外為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為此合咨貴院煩為選取曉勇精壯兵快夫欵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畧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天用監統給與

各兵行糧不分兩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副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東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眾怒戒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所屬縣分拜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曉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

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特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効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賊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遠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無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恐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為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

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為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眾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株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無違錯

###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挂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為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即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勸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

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  
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  
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必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  
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  
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  
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  
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畧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  
宜為此仰通判楊昉即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  
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必等計議攻守方畧相  
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  
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  
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為  
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  
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其効忠貞之節以紆  
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  
有疎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  
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  
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憤戰之人  
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 國難  
為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齋牌前去吉水縣着落  
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  
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  
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  
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  
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寃囚已極控訴  
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為民除暴尚聞愚  
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  
叛之前尚為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  
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  
忠義振揚威武為百姓報讐泄憤共立不世之勲  
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寃差  
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

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尚未見  
 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  
 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  
 戰之具為急不可不備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  
 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  
 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  
 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  
 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  
 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 宗社天下  
 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  
 常賊情不得遲遠觀望有虧臣節嗚呼 主憂臣  
 辱 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况各官忠義  
 自任劉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吝已兵快及  
 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即遵照  
 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

七月朔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 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  
 為照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  
 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剿并備行湖廣廣東福  
 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 朝廷根本重地  
 今寧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圍據南都必得四面  
 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 命行勘前事即今  
 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為隨處行  
 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  
 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  
 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  
 平日忠義存心劉直自許况今奉 命查勘寧藩  
 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 主憂臣辱 主辱臣  
 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  
 三年允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窩聽  
 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文兌因運  
 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

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准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甲稱為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賊罰等銀并京庫等銀及將兌准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中前因擬合准行為此仰府官吏即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泊軍准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兩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即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

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眾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軍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  
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即統部下官

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  
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

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即統部

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

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

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夷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

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管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即統部下

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

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

入鍾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

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

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晞即統部下官

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

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即

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

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剿叛逆以靖 國難

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

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執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七月十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  
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  
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  
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  
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  
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  
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  
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  
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  
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  
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  
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戚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  
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

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  
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  
者尚不惡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  
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  
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  
誅推之人情實為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  
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  
可轉禍為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  
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  
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  
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  
義俾知昔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  
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悞拒敵  
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  
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戚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  
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偽投指揮千

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  
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  
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  
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  
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開報令  
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  
畫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焯行江西二司安整寧府官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 闕行委偽官萬銳等把  
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  
討賊安良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官  
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官室雖寧王背  
逆罪在不赦而 朝廷惻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  
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  
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  
所據各官眷身屍相應埋塋為此合行案仰布按  
二司即便啓知 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  
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

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

內開煩念南京根本重地 宗廟陵寢所在作急  
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  
粘踪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  
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寧之  
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為  
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 勅前往福  
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  
任劉看係謀危 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  
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繫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  
巡撫應天都御史李煩為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  
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撤  
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為掎  
角本院亦砥鈍策駕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  
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  
瓜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

脅官民人等一萬餘負名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瓜探叛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即隨備咨 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為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領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

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必等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負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

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 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曾受寧王賊物私許助謀効力今調各兵本以為國除害惟恐返為民害不無有悞大事擬合停止為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為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日四

照得寧王謀反與兵向 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逼我師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

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各分兵勦復為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廢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灰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彙察究治

###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抗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宰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

照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勦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珍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畧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為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為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齋該道仰抄案回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為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為良善之民共嚮太平之福毋得分

外為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寧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 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今聞各地方居民不體 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勦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 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綁拿重究姑且再行誠諭為此牌仰寧州知州汪憲探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眾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勦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

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

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兵專為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為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箇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

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董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畧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俱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劄付內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 得止兵息民不為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肅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嫔係 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為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任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恭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

巢穴及過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軍王

并其逆黨親自董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為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督軍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未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 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劫一籌不過往返道途諛奏過程期有損無益

為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  
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  
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 闕下間隨  
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  
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  
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  
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係 宗藩人衆  
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  
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  
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  
准 欽差提督軍務光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  
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  
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  
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  
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

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  
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為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  
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脇從數亦不多皆  
非得已隨即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  
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  
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  
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  
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  
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  
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 闕下獻  
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  
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  
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勅旨及兵部  
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  
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貴部  
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  
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 欽  
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

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  
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  
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  
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月十

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 勅扶病前  
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  
遇寧王與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  
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  
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  
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  
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  
凌十一閃念四吳國七閃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  
外隨聞 大駕南征禮當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  
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  
賊之義兼之合省内外人情洵洵或生他變當具  
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

解赴 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  
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  
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  
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 欽差總督軍  
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  
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  
奉 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  
還省城坐待 駕臨恐涉遲誤且誤 奏過程期  
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  
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  
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 命前來江  
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  
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  
奉 軍門定奪等因為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  
疏乞休未蒙 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即從  
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  
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

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恐死暫留為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為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質書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頰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負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

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為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若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奈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覩 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

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即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尚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遲疑未即出投續該 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即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捧回司即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 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

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讐羅織擾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即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後部使催督一以為蠲免一以為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觀民患款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為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

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頰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楚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為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悉心害理亦不能為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為巡撫不能

為 國為民自行任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為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任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戕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殘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肢削一時恐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

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者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為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款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

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警家煽動意在激使為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 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軍賊驅脅者一槩釋而不問况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克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為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徃已將漁船拆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為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具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為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眾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稂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為頑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讐搜求羅織激使為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戾惻然尚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

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文攻尚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即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者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良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

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者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泐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畧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

遇難復留以盡報 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  
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  
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  
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  
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  
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  
堅守考禁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  
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素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  
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  
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款求退而未能安  
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  
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逸害則  
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  
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  
速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捨讓之日而恬

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  
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  
責重無以仰稱 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  
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  
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  
不及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即行泉州府措  
辦羊酒禮幣賞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  
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  
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  
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  
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  
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  
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  
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

連翳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怒相激後偽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

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

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

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

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

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衆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

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從廉幹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

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

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

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

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失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勵之以興其善念

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

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

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則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為箕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警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已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賚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警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葵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

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速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

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文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越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

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左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盡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左交拜興遂退

###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負胡充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為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

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清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為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述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

###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春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儻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

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充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筭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迤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筭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為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二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料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即行該縣永承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

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為此仰抄案回道即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刑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拏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若腹裡平行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要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因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為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

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 議處官吏廉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衙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職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其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殺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庶耻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

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負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俾當呈來定奪施行

###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迅速之機庶可密為禦侮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款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審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

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究論心原迹尤當顯蒙實錄乃今身陷囚妻孥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寃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或以為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

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齋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為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論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為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贖或有某殘疾

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換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并結狀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弁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為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為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通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

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為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業仲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

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比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為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逐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叅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廉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已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承

遵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者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剿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况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咸愛兼行仰該縣即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任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即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尚未編查若遽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為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化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遁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

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柳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無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戒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為國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蓋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

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為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外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款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恣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為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倅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倅親齎本院告諭往諭

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為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盡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籍宗室之勢謀為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猖賊動以萬計奪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為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克悍自視以為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徧裨領衆數百立壘粉爾輩如機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

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調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調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革自為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接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款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

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頽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畧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繫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為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况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

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為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即仰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具由申請即行擒拏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畧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即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軍一本今差叅隨官唐明賈執各官原領 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即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既効有

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既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良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能絮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款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撥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閭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濟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

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為賑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為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為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莫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莫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今照莫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辦無干碍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瘡痲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

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為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常德府速將舉人莫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又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習不為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若官清謹生既無以為家死復無以為殮寡妻弱妾旅視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恒情諒司議欵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惻庶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完

據南康府儒學中看得教授蔡宗完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

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

撤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學印官以禮勸留

仍與備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

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

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

呈量才能而知止己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

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

司即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

置備絳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

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

誼之美以為風俗之勸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七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總督兩廣平定 恩田征勦八寨

欽奉 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 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 欽奉勅諭先該廣

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

都御史姚鏜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

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 上聞已經降 勅

獎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奉將等事條

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

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恩恩又經切責各

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負戴罪督督兵勦捕及

調江西叢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

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

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

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恭稱先德撫臣舉措失當

姚鏜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

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

度姚鏜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

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甯捷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派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績又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珍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

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菲才蘆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戒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闊踈大懼弗堪有負 委托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速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諭內事理即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為得宜設土設流孰為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蘆遠耻祛患衛民竭忠報 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

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  
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  
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叅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  
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負名八月自  
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即日起程前  
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為照大兵進止自有  
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  
即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  
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  
府也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  
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  
撫都御史姚 已蒙 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  
病就醫聽候辭本 令下未即起程况湖兵未至  
秋暑尚深遙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  
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叅將及各  
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

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 朝廷豈以必殺為事且  
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  
誦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  
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  
協和行事既無參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  
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  
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  
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為地方之  
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  
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原且 朝廷以好生為  
德下民無必死之讐是以本爵尚爾遲疑欲候督  
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  
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尚在統領老  
成慎重當無隨策若果事在不疑即宜乘機速舉  
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尚有可生之道亦且毋  
為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  
素為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  
之來未為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

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月十一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為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即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速赴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憫憫嘗款表奏爾一官以勵志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為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為善未有為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為惡未有為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

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為警爾宜高爾墻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栢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憮憮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即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撤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原抑至此言之誠為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即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素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放回各處官軍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

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寧等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遠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為之慮况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為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撫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土兵前來南寧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即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衆暴寡

越理踰分自取罪系違守 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回報

劉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劉付冠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切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按職使益等因到爵為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辨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 王事因 朝廷之所嘉與况又勸係應襲次男今以上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寧另行具奏外為此劄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 闕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

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叅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便生員肄業事着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當敷文未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為起蓋務為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譚勸蘇彪加以社學師名鄉耆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師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為厲已矣據本縣所申是亦

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為有漸不致徒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加勞未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盜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盜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既為虛文而鵬勦又復絕響是以為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為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叅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而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尚駐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

沉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剝平之  
獲已見用心之勤尚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稟  
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顧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  
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  
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時屯聚之兵督率於  
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  
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徭寨或撫安凋弊民村  
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勦  
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  
之去草必以火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  
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稿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  
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  
地方平靖為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  
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遠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

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  
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  
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  
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為此牌仰本官  
行會左叅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東督行  
南寧府於賞功絲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  
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  
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  
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  
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  
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  
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  
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  
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料派於民仍通  
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  
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  
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緩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為惡乃為善策雖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獨振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未失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緩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維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為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案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 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繳

###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恭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煥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備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恭問恭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為趨詣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仰布

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務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遺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 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

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為眾所信服者以

為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

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迨加陞授其襲授調發

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

除具 題外為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

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為此牌

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

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

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

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

肆踰分子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 命下

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

八斗七升七合 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 每

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

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担重一百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担 完冠岩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與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未甯之餘尚無受屋之民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 題外擬合批行為此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額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預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為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脩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

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况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間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操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必湏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為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恩田二府

四月

照得近因恩田二府攘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因苦未蘓况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

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為此牌仰南寧府着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者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迨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為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

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堂歌率領師生朝夕考  
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  
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  
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  
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  
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俟該縣掌  
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  
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近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  
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  
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  
為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  
於靈山縣儒學任歌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  
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  
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  
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  
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

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溼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諒  
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  
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  
兼署該縣印信待後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任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  
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  
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  
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  
主簿李本乂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已成物之  
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  
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  
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  
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  
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  
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  
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

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為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槓楚以警其情本院回單之日將該府縣官負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弁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

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為虛文未曾實心脩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為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為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由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

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為德為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承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既款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寧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宋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畧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河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錄

年久傾頽山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聳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况舊基猶存相應備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備舉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恭得廣東奏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為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叅政張懷奏留朝觀官呈

據左叅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款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朝事體頗重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

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况該道守巡既得賢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備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闕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即行別委相應官負署管仰即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脩理仍置教官私宅踰房以為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學行端方堪為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為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

違錯此繳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者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為賢乎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親感興起砥礪切磋備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

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  
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  
為無補

劉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寧府改設流官見今  
無官管理者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  
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  
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  
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 明旨續該本  
院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  
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  
寧思龍諸圖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為經理  
相度得村名那父者寬平深厚江水萦迴居民千  
餘家竹樹森翳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  
為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寧亦足以鎮  
據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 題外為照新陞知府  
張鉞尚未到任合就劉仰本官即便管理府事撫  
綏目民其脩築城垣解宇及那父新立縣治等項

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脩築堅固工  
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  
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  
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  
立業况奉 新命擢佐專城遠近土目人等側耳  
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  
猷以仰答 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  
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墮事廢功不但聲名  
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劉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  
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  
看得岑瀆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壁如處戈矛劒戟  
之中况瘴霧昏塞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八寨  
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行膏腴可以建府治  
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  
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  
解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

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為便等因又經具題外為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廨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劄仰本官即便星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廨宇等項一應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愒墮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為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囊蕭然無以為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手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畧無所辨也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

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 調發土兵 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剝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即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尅定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即與具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為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日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悞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自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

去後今據所呈為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鵬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况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為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勒賊待三兩月間事一隨即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鵬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屢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

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蕪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享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款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敢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致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到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

徃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 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徃賊云云合就仰遵 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蕪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差官舍齊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面投方畧外為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即便督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蕪王受等兵夫從公克克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

黷武多獲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即遵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當即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畧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

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吾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柱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擒賊今據頭目盧蘓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為此牌仰本官上際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

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為功適足為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為除地方之害亦為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榜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依亦宜知悉

追捕遺賊

據同知桂整稟報領兵土目盧蘓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徒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避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址三向北夷種村分今皆逃往潛任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淶里并

貴縣涼傘疊紙等夷僮村分藏縣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匪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置之兔迷魂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雲百姓之冤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為他日根芽此豈為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為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址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

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蕪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急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

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為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驥齎執 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畧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蘊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名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為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

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虞查審各寨稔惡狂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任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寨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蘊王受等以加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又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憚憚憂念但一則敵為爾等立功一則敵為地方除害心雖不忍又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

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業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綠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為此今差指揮趙璇齋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即密召領兵頭目盧蘆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為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遠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茅 通觀 綠小 批頭 羅煖 其餘各業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蘆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自備衣糧征勦八寨匪賊渠魁殄滅群黨削平即今地方寧靖旋師 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况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為賑給以慰人心為此牌仰同知桂鏊即便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寧道里相去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緞柔流賊 五月

據左江道泰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墩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帶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

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徃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款又留湖兵多調徃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未失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警障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款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款借此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款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徃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款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

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撥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為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復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决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穰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情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

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閑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款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為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

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為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為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慮定奪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為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為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

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為善為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衛

看得八寨匪賊稔惡為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為廣西泉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剿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扼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為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釐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

賊巢果不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  
心樂順足為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  
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  
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摺呈來以憑先行一面  
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遂  
延致悞事機

撫恤未降 八月

據叅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  
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  
榜諭者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  
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  
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  
畧不體承本院動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  
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為之報復舊讐沮抑  
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為必成激變後  
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  
各官即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  
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即行釋放仍加慰諭令

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  
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  
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為重不  
得乘機挾勢剝新舊技撫之人協取財物泄憤  
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却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  
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決行拿送軍  
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即行刊刻  
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  
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  
白自守足稱蕙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  
州府即與量撥水手起關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  
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

外集一賦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  
 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  
 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  
 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  
 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峰蔽長煙  
 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  
 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  
 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  
 公奚為其居此兮余奚為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  
 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  
 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禹祖其要說  
 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馬前枉而  
 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  
 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

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頌領兮夫馬患得而  
 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  
 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  
 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  
 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浹浹廟堂之偃蹇兮  
 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醉而遠眺  
 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類氏之簞歌奚麴藥  
 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紂兮孔聖與  
 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  
 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  
 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為難輕萬  
 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  
 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  
 婦妾以馳驚兮又從而為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  
 兮統規曲以為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颼颼  
 兮澹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  
 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  
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  
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遠谷掬金沙  
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速眺步千仞之  
蒼壁俯龍池於深宵吊謫仙之遺跡躡化城之縹  
緲欽鉢孟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  
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闕門真人駕陽雲而  
獨躡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  
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燬起於王甕爛石碑之  
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旆覆曉承滴翠  
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轟下安禪而步追遙覽  
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憇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  
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洞道呼白鶴於雲峰釣嘉  
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峴岫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  
之峻峭鑑琉璃之浩漑沿東陽而西歷殫九節之  
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採排碧雲之瑤島群鶴翳其  
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  
恍履高僧而標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

陽汲垂雲之淵漱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  
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眇聰遺光於拾寶緇裳迓於  
黃匏休圓寂之幽悄鳥呼春於叢篁和雲詔之鸞  
鷲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椽護山嘜其驚  
飛恠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皎  
靜鏡聲之剝啄幽人劇參巖於冥杳碧鷄噉於青  
林鷗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椽蘿挾提壺餅焦而  
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沉瀣之仙醪羞竹實  
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  
豐稔躡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芷渺席泓潭以  
濯纓浮桃瀉而揚鶉淙淙漸漸而落蔭飲猿猱之捷  
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  
宅欵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曉景景於穹坳  
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  
香林之迴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珎  
芳於絕巖裊金步之搖搖莎羅躡躡芬敷而燦燿  
幢王女之妖嬌蹇龍鬚於靈寶愴鉢囊之飄颻開  
仙掌於嶽嶽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蹠崇壽見

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窳寂宿南  
 臺之明月虎夜嘯而黑啤鹿麋群遊於左右若將  
 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水壑之洞簫溪  
 女厲晴瀧而曝木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  
 飯玉粒之瓊瑤溘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  
 中峰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蛇蟻  
 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逆予將遺世而獨立抹石  
 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危巖彼蒼黎  
 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  
 一毛矧狂胡之越獠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歆請  
 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  
 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詣於鷓鴣嗟有生  
 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美為猶榮薛之  
 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藏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  
 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啾啾已矣乎吾其  
 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  
 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  
 浮丘於子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

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瓊苑兮列仙之所逃兮九  
 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攬兮念  
 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冰矢弗撓兮

吊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  
 原之事為文而吊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颺颺兮木落森柯沅中流兮  
 馬泊湛椒醕兮吊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水峻  
 嶂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岬  
 兮歔崎紛糾錯兮膠枝下深淵兮不惻穴湏洞兮  
 蛟嶮山岑兮無極空谷餘鈎兮迥寥寂榛秋啾兮  
 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  
 無人兮駭狐鼠魁魅遊兮群跳嘯職出入兮為纍  
 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為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為  
 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  
 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  
 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駘娥鼓瑟兮馮  
 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瞻故都

兮獨延佇君不還兮耶為墟心壹鬱兮欲誰語耶  
為墟兮函崑亦焚讒鬼速戮兮快不酬寃歷千載  
兮耿忠幅君可復兮排帝閣望遺跡兮渭陽箕雁  
囚兮其行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歲  
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  
忍溷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謾兮讒喙衆狂穉兮謂  
繫揚已為醜為魅兮為讒膝妾累視君鼠兮佞顛  
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斨掩霧兮颼風橫四海兮  
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濟  
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蟋局亂曰日西夕  
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累不見兮涕泗世  
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解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  
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  
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  
而沒沒於微纒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  
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

於啾啾焉嘒嘒焉亦奚為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  
勞焉為乎哉且長谷之遐迤也窮林之寥寥也而  
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  
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  
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  
為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  
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俚依然若瞽之無與  
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  
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為失其歸矣乎  
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為理乎雖然夫  
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  
道也故若是其質質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  
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  
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為乎陽明子  
聞之憮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  
以他為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  
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  
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

兮日思子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啓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  
嫩明月之在隙風嗽嗽以情木兮鳥驚呼而未息  
魂營營以怙恍兮目窅窅其焉極懷寒飈之中人兮  
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  
定省之弗遑兮豈茶甘之如齋懷前哲之耿光兮耻  
周容以為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子匪戚  
於累囚兮牴匪予之為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  
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訖瘳瘳  
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  
為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許以為直辭婉變期巷遇兮  
豈子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  
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為愆兮信愚  
忠而踰亟苟 聖明

之有禪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子年將中歲月道  
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  
之同不均憂兮匪脩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  
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  
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  
誰與同江雲間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  
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闌兮  
離居絡脩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  
有雲深林宵窅兮澗道曛松落落兮葛纍纍猿啾  
啾兮鶴怨群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  
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葦予屋兮  
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麓擾麋  
鹿兮無駭我塲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  
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  
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柁兮滄浪終携  
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轅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  
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為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  
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子臣嗚  
呼盜賊兮為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嗔臣則  
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  
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健遊作

遊牛峰寺四首

牛峰今改名牛洋峰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纏空轉石峰猛虎踞厓如  
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  
書尚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峰巖犬吠人時  
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廳陟險真扶病異日探  
竒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峰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遶懸  
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巘雨海月涼  
飄萬里風夜擁蒼厓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卧禪房隔歲心五峰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  
蒼王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藓合石牀春  
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  
聲

柵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

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

三日忽見嫩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

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暗逐回

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

幙萬花重倚闌天北旋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卧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

收青峰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  
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  
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  
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涉溪去突引開  
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食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  
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人蒼茫醉拂巖石卧言  
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  
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峰晴  
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  
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飛處青林晚翠壁明  
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卧不

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峰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

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卧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  
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花落  
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懷劉項當  
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

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

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峰

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任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  
 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  
 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  
 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  
 覺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絮散散雨花一百六峯開  
 碧漢八十四梯踏暮霞山空仙骨葬金柳春暖石  
 芝抽玉芽獨揮談塵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峰頭耕石  
 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指雙眼幽懷二  
 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譁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  
 砂香細雲嵐雜窻高峰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  
 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  
 松金骨巖靈塔神光照遠峰微茫竟何是老衲話

遺踪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薛合失殘  
 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縈夢老僧殊未解猶自索  
 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風雲散九峰雨巖飛百丈  
 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踪回首蒼茫外青山感  
 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峰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為我掃浮

霧

蓮花峰

夜靜涼颼發輕雲散碧空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

蓉

列仙峰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

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群籟絕獨照官錦

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

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

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宵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

雲裏却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  
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

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飄送

天衣峰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

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輝九軀無健羽悵

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泱絕人世迥踏高天

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

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

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詭矣鶴山僊秦

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頽頽竟難留吾意在龐古

令然馭涼颺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

谷黃綺不足傳

三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

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峴削傾側臨

崆峒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

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

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闔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

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

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

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負嶠玉女紫鸞笙雙吹

入晴吳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  
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  
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  
賴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  
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  
即吁惟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  
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  
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  
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  
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薄元  
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秦華俯視偃  
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  
壁丹梯烟霏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  
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

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巖積隱埋  
中有避世之流龜潛雖伏飡霞吸秀於其間徃徃  
惟謫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  
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須臾滂  
沓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  
雨玉檢金函無不為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  
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到風飛塵過  
眼倏起忽飄蕩豈復有遺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  
千峰魯郊獲麟岐陽會鳳鳴咽而含悲群蠻  
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群蠻  
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尚被  
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  
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  
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  
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  
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踈野晝日坐井欄有時卧松

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嶽下泉朝夕自

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

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

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

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為樂舊事無

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尊鱸况復

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

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濶別近事竟何

如况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

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

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終矣三十年于今吾

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

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款共攀綠知丹壑意未勝紫

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

秋空有煙霞好猶為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

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  
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翹翹生不寐知夜

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鉅為戚

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厓窮猶可陟水深

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為亂予衷深谷自透迤煙

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我盡耕墾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簷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倏晦倏明凄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黎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于匪恤  
飢飢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腹坐玩羲易洗心見微  
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牯事  
宜早蹇蹇匪為節婉婉未達道遯四獲我心盡上  
庸自倂俊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草豳有餘樂此  
意良匪矯幽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  
到地深夜點鼠時登床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

松開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遙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  
裳匪為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  
高堂胡為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逆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  
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  
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蓑笠卧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  
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闌出浮雲高歌正  
凄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  
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  
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澗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縶

盍累累圜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  
足悅所恨精誠耿尚口徒自蹶 天王本明聖旋  
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說隨  
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  
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園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况茲萬里  
隔離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君而我遠  
親側回思葭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  
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  
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返返入  
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  
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菲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峰鬱參  
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板綠江雲動蒼壁山月流  
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鵝湖有前約鹿洞  
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  
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  
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家叙重以離別  
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无在易諾倍誰辨黃  
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邀  
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困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馬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稷瑜未相  
掩嗟予不量力跛蹇期致遠屢興還屢仆喘息幾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間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宣論已與人千古一嘘吸誰為嘆離  
群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遂  
昏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徒泛  
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  
聞命如何園中士空谷以為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有亦有無之即成  
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執玄化機非子孰  
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  
械諷誦意彌遠期我灑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  
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  
腸寸腸亦何遠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  
為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子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  
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馬不見燕臺  
書莫歌澧浦曲莫吊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  
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莫以雙瓊  
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  
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颺迴馬雪美人歸未  
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  
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榮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  
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  
可期問我長生訣感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

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辨惟在公與私公何所辨天動與人  
為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顏君崇德性問學刊  
支離無為氣所役毋為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  
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  
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客見嗤試問柴墟子  
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曠吾所愛慎默長如  
愚二君廊廟器子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  
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早迢迢萬里別心事  
兩不疑北風送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  
若有歎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  
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愛來仍  
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  
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  
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拂枋若可觀風吹簾葭雪飄蕩如何  
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為  
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

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綿為旬日別宛若三秋  
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為須臾湛君至崔子行  
相隨看醕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  
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邈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  
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  
時息來者胡為信往者胡為屈微哉屈信間子午

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携玩義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携尚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鷺鷥無宣枝邈彼二三子怒焉勞我思

因而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策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址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宣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携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雪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卧病靜慈寫懷

卧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諧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具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病餘噉閑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峰雲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况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有興飛度萬峰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為滄  
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  
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雲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木與宦途成  
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髮松  
梢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王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簫管隔秋雲有與欲到妨  
多事鼓柁重来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  
好月中聞行箴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群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  
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  
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菜墟  
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墻僧

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

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

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

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徒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鈴岡廟

共傳峰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

人望裡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

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

右我足復荆棘兩雲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

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

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

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

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尋悠哉天地內不知  
老將至

其三

平勝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窓玩古易欣然獲我  
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  
所形歛衽復端坐玄思窺沉漠寒根固生意息灰  
抱陽精神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添向晦息始  
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  
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  
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脩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  
詠興城南無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脩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  
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  
深麓烟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  
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瀟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  
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露  
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紀雲開  
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揖漫憶東  
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淤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  
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速渡漸看連膜色晚霞會  
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運理義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憇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禪意編  
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

肝衷近希小范踪遠為買生勳兵符及射藝方技  
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  
言亦屢中顛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違  
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闕知子信美  
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  
繕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即縱嶽麓  
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尚堪踵何  
當謝病來士氣多沉勇

涉相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  
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丙探指嶽麓凌晨渡湘  
流踰岡復陵巘吊古尋幽林壑有餘采普賢此  
載脩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間曉望洞野  
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  
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憇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照百物欣然得予  
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

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懸  
為我諧我彈爾為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  
貴真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栢  
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栢枝兩賢昔所依綠峰踐臺  
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  
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  
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飡石上芝偃  
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潤浮雲隔九疑  
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  
為戀繫乃從歆安土惟隨時晚聞莫有得此外吾  
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  
風濕泥潦侵途絕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  
濛隱雲霧趙侯霽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  
生好事屢來速森森兩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  
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  
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

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淨日色  
是時峰巒益開霽亂流蕩蕩濟倏忽繫檝江邊老  
檀樹岍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動指顧柳蹊梅  
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  
嶼傾頽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  
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  
面勢改雙峰闕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  
良是反遺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基獨延佇  
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適寰宇其徒素為儒  
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况此實  
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脩舉昨  
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巧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  
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繞舉盃津夫走報  
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  
鄙意正為此倉率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  
乃知王君亦同御着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興辭懇  
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闕觴周日將暮黃堂吏  
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憇入舟暝色漸微茫却

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  
路僊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逐  
寔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波躡差價風好心尚有  
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  
燠蘭撓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  
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屯疑使我  
懷悻悻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為予來飛  
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詔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  
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脩  
名迂疎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  
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  
颯語瞑泊後江湖蕭條旁習壘月黑波濤驚蛟鼉  
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  
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漠漠雲霧中

四望渺涯淡篙漿不得施丁夫盡嗟謫淋漓合同  
 肥吾宜忍暴使鯁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  
 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  
 安可櫻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岬行試涉湖濱止收  
 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地遂巡緣汜湄迤邐就風勢  
 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  
 鱖糲市謀晚炊且為衆人喜江醪信滿濁那復盪  
 胸洋濟險在需時微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  
 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

楚人有聞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  
 楚不忘終無他適子聞其事而悲之為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問白璧君心亦何  
 怨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為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  
 子賢春華不再艷顏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  
 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畫出別強語含辛  
 悲陋質客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之多  
 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  
 寃無為傷姑意燕爾且為歡中厨存宿昔為姑構  
 朝殮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適望門屏盍從  
 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頽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鷓鴣鳴尚聞響大慈猶相  
 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群  
 鳥飛群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凄風樹木何滿森浣衣澗水合採苓山雪  
 深離居奇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  
 鴻吟彈苦思彌切噴岫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  
 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峰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  
 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  
 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  
 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

情只自流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來年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家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厓好共論畎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即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敵緼涼思白苧輕烟際舟未窺絕棧時土苗方仇度峰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黃竹路從峰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遶峰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汶水權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瀟疎漏雨易補緝靈瀨嚮朝湍深林凝暮色群獠環聚訊語罷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畧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壇營炊就巖窞放榻依石壘穹窿旋薰寒夷坎仍灑掃卷帙滂惟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搆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厨落翠霧還成暮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築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

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慶巢窟杯飲皆汗  
樽互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  
乃存豈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邈矣簞瓢子此心  
期與論

謫居根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縛還易  
辦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  
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  
發餘羨出未明晨山寒易霜霰

親稼

下田既宜稔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蘋須土  
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蟻去草不厭頻耘禾不  
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為  
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  
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

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倚倚

倚倚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水雪密葉留清  
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違踪如何兩分植憔悴嘆  
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  
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琢樹  
林頽言飾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  
相尋瑞鳥既遭糜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  
虞羅侵衰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群鳥亦千百誰  
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  
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冷冷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  
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  
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子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  
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  
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君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雜林條小構自成  
趣開窓入遠峰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  
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襍時宴適豈專予來者  
得同愁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管茅禾田隙冷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羨  
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暎土行  
竹根勿翦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  
覆雲軒素缺農圖學因茲得深論毋為輕鄙事吾  
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  
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群集樽筆亦  
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覩林行或沿澗洞遊  
還陟嶽月榭坐鳴琴雲牕卧披卷落泊生道真曠  
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  
躡蕪草稍焚雜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  
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  
松間月起來汝閑誦晚酌釐下設盡醉即草鋪忘  
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愁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  
幽花靜縵常闊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  
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群遊坐久塵慮息澹然  
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空無  
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  
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鳩  
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  
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烟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窸  
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  
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  
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翔中有避世士冥寂栖  
其巖繫子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  
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  
鳴騶技轡鴈驚進携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蠅  
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  
陔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  
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與千載相為謀

艾草次胡少叅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况生幽谷底不礙君稻  
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  
人肌持刀忘觸手晚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為

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叅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  
易虞人視為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  
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鳩泉據叢林驅鳥  
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泉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  
州金縷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  
何求主人有隱冠竊發聞其誅威君惠養德一語  
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為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  
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子有  
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  
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  
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  
吾道有真趣胡不携書來菲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將有  
但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  
先途浙米石間溜炊火爨中廬烟峰上初日林鳥  
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耀色腴行樂信宇宙富  
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界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為  
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道非  
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卧疴閉空院忽來故人  
車入門辨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  
新除荒郡號難理况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  
宜有紆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  
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憇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  
容膝肯吾廬惟營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  
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  
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頽  
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綠竹  
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失無敦頽  
言覲終償惠我金石編微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即  
式爾增子傷馨香襲肝膺聊用中心蕲

秋夜

樹暝栖翼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峰  
影宵然坐幽獨林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  
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  
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粟深谷多淒風霜露霑衣  
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斲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  
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崖際歷斧崖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  
尺徘徊不忍揮俯畧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

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釋  
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  
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丹服時相問雪寨籃  
輿每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烟  
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崖六  
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聞關地無醫藥憑  
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耻思家獨  
切老萊斑夢魂無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卧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  
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  
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  
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岩洞蒼蘚春  
應遍石床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野夫病卧成踈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  
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  
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  
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槩刮摩聊  
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徒渠拂漢蒼

却巫

卧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  
焉禱衆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與情三  
月或應乎也知伯有能為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遠鶴不來華  
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  
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

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為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  
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嶽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  
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  
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登

初日瞳瞳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  
巖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  
處見人家通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  
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  
為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  
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  
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卧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  
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  
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 孝皇曾為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  
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  
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蓋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  
獨輪春遠庭竹發新叢晴牕暗映群峰雪清梵長  
飄高閣風逸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  
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  
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綠絕壁連峰宵窺入層雲山村樹暝驚  
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群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

戊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王蓋春光傳  
栢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逸鴈迢遞關  
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蕪織酒甕爐床亦戒嚴久客漸憐衣  
有結蠻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群當路凍雀從  
渠自宿蒼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闌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  
曹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  
上却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嫩花欵開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  
宜麥荑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斷斃憐無過客病餘蒸  
喜曝晴筇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群峰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  
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栢府樓臺啣倒影昨茂松

竹滿寒聲布衾莫慢愁僵卧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闌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峰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  
作嶺九門空說火為城天應為我開奇觀地有茲  
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栢休教玉石遂同類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  
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  
色浸書床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浩清  
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  
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  
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樹閑鳧照  
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卧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  
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  
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  
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欵迷遊子望朔雲長  
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峰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  
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  
龍謾托踪斷鷺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遶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勲業已辭滄  
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  
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髮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穉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  
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烏  
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  
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菱跡  
梧根共添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栢臺藩省官  
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  
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為說山泉頗自堪

南菴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綠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  
峰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  
樂在天涯頽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巉扉漁人收網舟  
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  
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為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慶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  
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

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礪寺歲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  
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  
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即席次王文濟少恭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  
金石齒髮徒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  
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連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  
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  
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凄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  
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

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

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

臣義念別羞為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  
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磨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  
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  
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容鬢遠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  
意思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萊線誰能補歲晚心  
丹自動灰料得重闡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臆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  
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  
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丈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  
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遠鄉  
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顧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笋青  
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蕒有心還擊磬周公無  
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春見過

旋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漸竟日留長怪嶺雲迷  
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  
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技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  
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連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  
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澗莫惟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  
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  
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絳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  
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

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  
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  
陰愁

遇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  
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  
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馮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峰頭沉  
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  
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為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  
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  
問武陵添新春尚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  
懶夫睡起正開軒  
烟蕪漲野平  
堤綠江雨隨風入  
夜喧道意蕭疎  
慚歲月歸心迢  
遞憶鄉園  
年來身迹如漂梗  
自笑迂痴歎手援

霖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  
春溪月色特分明  
沙邊宿鷺寒  
無影洞口流雲夜  
有聲靜後始知群  
動妄閑來還  
覺道心驚問津  
久已慚沮滿歸向  
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  
獨餘春睡得相關  
簷前水漲遂  
魚地江外雲晴忽  
有山遠客趁墟招  
渡急舟人曬  
網得魚還也知世  
事終無補亦復心  
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  
山僧迎客寺門開  
雨昏碧草春  
申暮雲捲青峰善  
卷臺性愛煙霞終  
是僻詩留各  
姓不須猜  
岩老衲成灰色枯  
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  
此日沅江暮雨歸  
水漫遠沙村  
市改泊依舊店主  
人非草深僻宇無  
官住花落僧

房自鳥啼處  
春光蕭索甚  
正思荆棘掩  
巖扉  
春來客思獨  
蕭疎  
處東田沒  
野蒿雷雨滿  
江喧  
日夜扁舟經  
月住風濤流  
民失業乘時  
橫原獸爭  
群薄暮號却  
憶鹿門栖隱  
地杖藜壺榼  
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  
晚茅屋深環  
榔港清雷雨  
驟開江  
霧散星河不  
動暮川平  
夢回客枕人  
千里月上春  
堤夜四更  
款寄愁心無  
過鴈披衣坐  
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  
江雲飛盡楚山  
青閑觀物態皆  
生意靜悟天機  
入宵冥道在險  
夷隨地樂心忘  
魚鳥自流形未  
須更覓羲唐事  
一曲滄浪擊壤  
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香靄中  
鷺羊只在暮雲  
東天高雙槽  
哀明月江濶千  
帆舞逆風花暗  
漸鷺春事晚水  
流應與客愁窮  
北飛亦有衡陽  
鴈上苑封書未  
易通

鷺羊山

榻地相傳楚水  
阿三年春色兩  
經過羊亡但有  
初

平石書罷誰籠道士驚  
禮斗壇空松影靜  
步虛臺迥月明多  
熾房一宿猶緣薄  
逸憶開雲住  
薛蘿

泗洲寺

淥水西頭泗洲寺  
經過轉眼又三年  
老僧熟認直呼姓  
笑我清癯只似前  
每有客來看宿處  
詩留佛壁作燈傳  
開軒掃榻還相慰  
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  
歸路還來宿武雲  
月滿僊臺依鶴侶  
書留蒼壁看鸞群  
春嶺多雨林芳淡  
暗水穿花石溜分  
奔走連年家尚遠  
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漁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  
半生長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無先覺  
聖世今應有逸民  
一自支離爭學術  
統將雕刻費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  
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外集二詩 廬陵詩 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  
此行聊解俗人嘲  
憂時有志懷先達  
作縣無能愧舊交  
松古尚存經雪幹  
竹高還長拂雲梢  
溪山處處堪行樂  
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  
生還且復荷栽培  
逢時已負三年學  
治劇兼非百里才  
身可益民寧論屈  
志存經國未全灰  
正愁不是中流砥  
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坂  
肩輿入暮天  
蒼茫聞驛鼓  
冷落見炊烟  
凍燭寒無焰  
泥爐濕未燃  
正思江檻外  
閑卻釣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  
春容傍晚晚  
生野塘冰轉  
綠江寺雪消  
晴農事沾泥  
犢羈懷聽谷  
鶯故山梅正  
發誰寄款  
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疑殘雪墻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雪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

午憇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床為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澁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

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笑却慙慙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為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為之條因為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渙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虞民以為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子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子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

溥洞寒泉滴細花  
暄石房深青壁  
頃留姓他時好  
共尋

###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  
巖樹坐來靜壁蘿香自  
閑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間  
頓息塵寰念清溪踏  
月還

###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  
林間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  
天壁倒涵湖月曉烟梯高接緯堦平  
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途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  
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  
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平  
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  
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况此艱難秋  
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  
飛埃越層丘遲回岐路側孰知我心憂

###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  
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  
黃鵠萬里逝豈伊為稻梁棟火及毛羽  
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  
達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奔獲  
關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  
結荊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  
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  
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  
風泉間竹房逢僧或停檝先掃白雲床

###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  
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媚興指譎相非訕  
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  
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  
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  
白黑匪難辯

###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徃  
十年就茲

觀停鷗指絕壁涉澗錄危蟠百源阜方歇雲際猶  
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  
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遡迴澗茲遊詎盤樂養  
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  
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  
烟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  
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卧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權呼款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  
蒼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王帳雲溪環  
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  
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  
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

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樓攬蘿登峻極披翳見  
平行僧逋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  
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踈栖  
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苾莖何時  
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  
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  
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  
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  
固違違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閑媿俸錢門徑不妨春  
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楊  
雄誤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  
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寢

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為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子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

予曰啞子啣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

苦還湏你自啣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

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愴恍不遑

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聞秋風洞庭波遊子歸

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末學久化離顏波

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

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

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檣拙山爐煖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廩食虛

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

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

木死春風不化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

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

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

香靜後疑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

人吹飲澗飛猿蹕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

口暮光疑塵踪正自緇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為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

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

老定誰真青鸞眇無消息悵望烟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

間庇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

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鴈新秋寄綠霞

簷笈連年愧遠求  
本來無物若為酬  
春城驛路聊相送  
夜雪空山且復留  
江浦雲開廬嶽曙  
洞庭湖闊九疑浮  
懸知再訪瀟湘舵  
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  
是誰長負故山春  
道情暗與物情化  
世味爭如酒味醇  
耶水雲門空舊隱  
青鞋布襪定何晨  
童心如故容顏改  
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  
莫辭行李滯江城  
且留南國春山興  
共聽西堂夜雨聲  
歸路終知雲外去  
晴湖想見鏡中行  
為尋洞裏幽棲處  
還有峰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  
野人扶病強登臨  
同遊仙侶須乘興  
共採花源莫厭深  
鳴鳥遊絲俱自得  
閑雲流水亦何心  
徒前却恨牽文句  
展轉支離嘆陸沉

其二

滁流亦沂水  
童冠得幾人  
莫負詠歸興  
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  
西峰最深處  
不用問漁人  
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  
紅花間白花  
小亭間可坐  
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  
水流心共閒  
不知山月上  
松影落衣班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  
石林茅屋隔溪聲  
幽人月出每孤往  
棲鳥山空時一鳴  
草露不辭芒屨濕  
松風偏與葛衣輕  
臨流欲寫倚蘭意  
江北江南無恨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  
開門一笑忽青天  
茅簷正好負暄日  
客子胡為思故園  
椿樹慣經霜雪老  
梅花偏向歲寒妍  
瑯琊春色如相憶  
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  
故園春亦瑯琊春  
天機動處即生意  
世事到頭還俗塵  
立雪汾沂傳故事  
吟風弄

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子滌陽遂

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

子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

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噉噉遡寒

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群之子眇萬鍾就我滌

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

西澗曠清夜湛玄思晴牕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

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群鳥喧北林黃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

避之子丹霞安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駉僻迷

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壘樓巖避喧

寧遯世繫子厚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

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峰為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關兩關情風塵暫息滌

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

月湛虛明徒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牕一樹自家看臨行擬贈聊

數顆瓊重清香是歲寒

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為高堂雙

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

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

復尋豈無群儒迹蹊徑榛莽深澹流湏尋源積土

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澹流湏有源植木湏有根根源未澹植枝派寧先

審謂勝迺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

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

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護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

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

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騫奔騫高言誠獨善文非

遂巧智瑣瑣功利備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  
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  
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  
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  
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媿妍世學如翦絲粧  
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  
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  
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礙  
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  
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  
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

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  
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

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不見孔與駘對面不  
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峰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  
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  
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菲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  
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水溜垂  
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為誰深忽然夜半一  
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  
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與高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逸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  
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  
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  
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一覺紅塵夢歎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  
逃趣歸向山中卧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  
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床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  
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  
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床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  
皇睡又見峰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  
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孤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  
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  
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峰少宰石公以少宗伯  
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  
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  
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群小罔以嚴  
辨惑考學者局狃而討究剖政斷疑者局  
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  
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  
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群  
小手獨無辨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  
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  
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  
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

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  
陽明子素知于公既以戚眾之戚喜眾之  
喜而復憂公之憂乃叙其事為賦六月庸  
以贈公之行

六月凄風七月暑雨倏兩倏寒道脩以阻允允君  
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

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  
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尚支其楹

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暗人食荼與苦依依長  
谷言采其芰人各有能我歸孔時

昔彼叔季沉溺以逞老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  
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

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  
子母沾爾行如日之升以局不光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為倚門念吾寧舍爾  
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涼若勿類啜即食但  
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

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咎見人勿多說慎  
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為已學  
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  
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  
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於  
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為望  
爾日慥慥聖賢以為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群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  
明洞獨棹扁舟鑑裡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  
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烟霞眇何許雙峰久相違千巖來舊  
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  
篔簹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門歷淙壑  
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于上方候鳴

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颺翼輕舉曖曖林芳藹  
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峰月升烟宇會晤得良  
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佺承瑞

平生舉業最踈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  
論藥茆堂放鶴或開籠夢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  
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  
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  
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岐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  
前聖敢謂心傳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  
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為謝江南諸  
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閑中書卷堪時展靜裡工  
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策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謝  
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  
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群  
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  
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

一別烟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  
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遠作雨鳥聲幽  
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峰頭望烟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  
曾出盡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峰開夕照虎溪春  
寺入烟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  
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

為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為群諸生問業衝  
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  
許碧山間別來點瑟還誰鼓帳望烟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  
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靜家近殊  
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  
棲鶴竹裡茶烟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  
涕恨無能峰頭見說連閣闔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閔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 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  
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  
天地變秋聲登臨校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陰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峰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

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

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消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游清涼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

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潤竹消蒼粉風煖巖

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

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

細尚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尚書此日期欲為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

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峰晴

秀晚羲韃暮鐘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速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為炎

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閩塵夢今

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  
鹿豕未論黃閣盡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  
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  
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  
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  
湖迥松栢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  
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  
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  
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  
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綠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  
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  
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綬去歸帆且  
得綵衣隨嵐山風景瀟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藥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  
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  
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  
冰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  
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註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  
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  
証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悞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為世人多  
戀着且從情欲起因緣痴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  
難更說玄為悶道人還且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  
贛金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  
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  
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  
甲馬東田初喜出農叢溪雲曉度千峰雨江漲新  
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即着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籬順水飛檣來

賈船絕江喧浪舞漁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  
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  
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魚逢雨野老歡  
騰且絕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峰頭晚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  
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  
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雪上携同志待子歸二首

見說相携雪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畝初墾功  
頃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舫魚學釣餉餘堤  
樹合閑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  
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  
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遍汀漳將謂汀度是接疆天意豈知分  
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纒單斗杓何

曾解挹漿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  
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冠盜椰陽方出掠干戈塞  
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浹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濶

還轡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  
桂野屋多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  
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亭裡過尚想清池環  
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踈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  
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類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桐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慶慶山田盡入畲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為民  
瘼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瓠水建先聲不  
碍嶺雲遮窮巢容有遭驅脇尚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  
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尚慚爲上客徒薪

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遂  
鳥西林月初暮明月來何早醉卧石林涼洞雲秋  
未掃

進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  
獨慨却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  
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鷄

又次陳惟濟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峰望眼明樹色遙連閩  
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  
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  
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  
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墻立巖深雨不到雲歸  
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群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岩棲奇盤渦沉淪遂成  
癘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熬一炊欲餉岩  
中客

潮頭岩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  
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  
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為賦此遂  
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丹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  
滯回車當盛年養病非遊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  
峰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倚生悟玄魄妙靜  
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  
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間二三子

幾日巖樓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  
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踈草木洞門煙

月掛藤蘿不知相繼未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濟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愛却看陰雨相  
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薰得月桂花香  
滿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 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兩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  
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  
斷九疑山年未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  
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  
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由  
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為上策還須內  
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輪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

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  
覽奇還更陟崔嵬  
寇平漸喜流移復  
春煖兼欣農務開  
兩竇高明行日月  
九關深黑閉風雷  
投簪最好艾茅地  
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  
當年空自費青鞵  
麾幢旖旎懸仙仗  
臺殿高低接緯階  
天巧固應非斧鑿  
化工無乃太安排  
欲將點瑟携童冠  
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  
此地陽明景不如  
但在乾坤俱逆旅  
曾留信宿即吾廬  
行窩已許人先號  
別洞何妨我借書  
他日中車還舊隱  
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欵歸程  
古洞幽虛道意生  
澗壑風泉時遠近  
石門蘿月自分明  
林僧住久炊遺火  
野老忘機罷席爭  
習靜未緣成  
久坐却慚塵土逐  
虛名山水平生是  
課程一淹塵土遂  
心生耦耕亦欲隨  
沮溺七縱何緣得  
孔明吾道羊腸須  
躩屈浮名蝸角任  
龍爭好山當面馳  
車過莫漫尋山說  
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  
蕭蕭總是故園聲  
草深石徑鼯鼯笑  
雪靜空山猿鶴驚  
漫有緘書懷舊侶  
常牽纜冕負初情  
雲溪漠漠春風轉  
紫茵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  
都付浮雲自去留  
往事每因心有得  
身閒方喜世無求  
狼烟幸息昆陽患  
蠡測空懷杞國憂  
一笑海天闊  
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  
此事年來識者稀  
老大有情成舊德  
細謀無計解重圍  
意常不足真夷道  
情到方濃是險機  
悵望衡茅無事日  
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  
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  
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  
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  
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  
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謂某曰  
秋風聳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

此恐即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焉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

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

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為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裡莆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已卯年奉

物性福建廉較軍至壘城遭家破之變避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陸副都御史巡按江

作西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 旌旗曉拂陣雲紅 王敵在汾淮後總關真隨江 漢東群醜漫勞同吠犬 九重端合是飛龍 消埃未遂酬滄海 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開韻紀之二

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 親征消息尚堪危 邊烽西北方傳警 民力東南已盡疲 萬里秋風嘶甲馬 千山斜日度旌旗 小臣何爾驅馳急 欲請回鑿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劔富 萬山秋色送歸航 堂垂雙白虛煩疏 門已三過有底忙 羽檄西來秋黯黯 關河北望夜蒼蒼 嗟力盡螳螂臂 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巒高林暑氣清三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  
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  
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菜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  
民病空有官衙糜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湖水  
旱尚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漸  
瀝豪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  
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抗 王師道人追寄  
凌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還

居西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消  
閑晝藥裹牕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峰望  
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頭是入山休若為此夜山  
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

向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  
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  
閑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  
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  
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峰高

即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屢尋一自浮名繫  
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峰雪秋虜強  
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  
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  
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尚勞 車駕  
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踈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

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強所不能儒  
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以田  
單解誤燕最美漁翁閑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煙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  
場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  
龍窟風雨樓臺迥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  
興尚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棧水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兩冥冥天迴江漢留  
孤柱地缺東南看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  
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蕭愁翠華此際遊  
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  
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充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  
袞繡護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

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  
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  
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恠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  
如鐵衆口徒教盡鏢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  
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  
年後踪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慢勞傷世隘楊朱空  
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晚空

楊邃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  
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  
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  
湖種竹非賢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燠  
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綠逕滑雲石向人  
危乎難心仍在扶藜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  
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構  
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  
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七世待公亭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  
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淡  
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  
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

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  
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  
苦神斧夜闕無痕斑風雷倏見萬恠人謀不得  
容其間我未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  
脇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怪風吹卵酒眼花落  
凍滑丹梯足力孱青鼉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  
復還峰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  
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間奇觀江海詎為險世  
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  
極雙淚潸

登螺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碓下有馮夷百尺宮滌瀕西蟠潭  
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  
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即  
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蘚蝕秋螺殘老翠螺鳴春  
雨落空音好携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

前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憤不妨層壁險足跡須

着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絨欲快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荅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

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枕符換

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

湖濟世渾無術達時竟笑爾未須悲塞難 列聖

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况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

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

我思

其四

世道役危漏人情尺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

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

鷓鴣知

其五

星窮四厝紀貞極起元亨日望 天坦駕先沾兩

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薛藍尾人生

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

坑墮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闥

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兩聲莫道人為無

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

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兩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

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 鑾輿

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于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髮毛衰梅花未放天  
機泄萱草先將地脉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  
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  
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  
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化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愛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  
無意南寺逢僧即未回白日高峰開雨雪青天飛  
瀑瀉雲雷綠溪踏得支那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峰石逕遙僧與白雲還  
瞑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  
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楚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

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刻木寧  
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

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  
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忉由來風波平地  
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暴力何所  
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為縹弱流  
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  
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  
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  
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牕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巾霽色晚開千  
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  
雲住桂叢却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竒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  
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  
廬却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湏洞秘靈漱峽圻聞雷斧天虛下月  
鈞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過  
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  
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授儒淵明嗜  
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  
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  
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  
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曉  
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  
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  
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  
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朶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

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  
暫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  
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王老晴光碧衣染天  
池積翠寒却恠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巖振玄岡頽陽薄西  
陸留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萊取徑歷村墟停車問  
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澗溜斧薪  
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  
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  
頗苦塵緣熟終當道名山鍊藥洗凡骨械辭謝親  
交流光易起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卧穩從教波

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  
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綠獨在蓬牕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瀟瀟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  
作市中心麋鹿漸同群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  
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迢望幾針暉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  
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  
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踪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鶯日日來兼有清泉堪  
洗耳更多修竹好啣盃諸生涉水携詩卷童子和  
雲掃石苔獨柰華峰隔烟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携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  
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  
好着漁舸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  
巖長風捲浮雲寒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髮  
先變我來爾為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  
有餘春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  
誓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於此  
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  
膽地齊威長憶射鈎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  
朱意頗同况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  
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  
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  
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  
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  
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楚冒雨登山人多笑之

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堊奇更痴共言山外有  
 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  
 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楚請登高覘路岐三  
 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携同僂咻笑招之  
 返奮袂徑往凌嶽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  
 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蠟絳氣浮微曦津津  
 指壁在必往興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  
 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  
 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楚本求  
 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為世人趨逐但聲利赴  
 湯踏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  
 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  
 疊嶂盤深幽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  
 不道丹行轉屈曲但恠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  
 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  
 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

山高頂藏平野渺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  
 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  
 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裁剛風倒海吹  
 不動大雪裂地凍遠開夜半峰頭掛明月宛如王  
 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  
 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莽茫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  
 山

其三

拔地千峰起芙蓉神晚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  
 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翠月上寒空鳥鳴蒼磻底僧住白雲

中

登蓮花峰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  
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  
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  
到有僧家類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峰頭一片霞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  
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  
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  
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妬聞然避世不求  
知早已尊人羞逞露何人不知道九華奇中之奇  
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  
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雖參差後來題詩李白好  
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鞦川安得渠來拂

織編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  
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  
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峰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  
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却  
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  
蓮興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  
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閉山  
下人風雨三更捲莽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

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

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卧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

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

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

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亦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徒愁

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脉脉回枯草殘雪依

依戀舊枝護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

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

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

冥餘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

澗覺山幽年來別有閑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恠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回

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

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觀至

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明盡得其勝

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

寶藏兩日無觀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即思策

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

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

幸速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况復我馬

方虺隕舊遊諸生亦群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

霏靄尚暝晦却疑山意猶嫌猜有與一入青陽境

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峰如

夢醒群巒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

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高木工千  
朵芙蓉抽玉井恠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  
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  
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  
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閭闔鸞鶴駕紛翱翔  
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閑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  
喬木閒看林蜂散千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  
影透晴沙痴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映寺綠溪逕雲林帶石  
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  
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  
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  
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誼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  
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烟霞高歷雲  
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  
無子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  
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  
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  
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絕壁題  
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恠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  
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  
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  
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  
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  
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  
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為妻孥守  
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  
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  
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頭五斗未妨適  
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  
無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  
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  
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  
五升米半級仍廿九族誅胥靡按踵略無悔請君  
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罽下鷄引類呼群啄且啼稻梁已足脂漸

肥毛羽脫落充庖厨又不見籠中鶴歛翼垂頭困  
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翔翔徒廖廓人生山  
水須認真胡為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枉楛雲  
臺麟閣皆埃塵嗚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  
濱舜水龍山子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  
逐公回為子先掃峰頭石

紀夢

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  
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  
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之奸  
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  
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  
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究鬱結而未暴  
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  
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  
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  
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

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覲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賞不  
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  
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  
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  
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夫真袖出長篇再三讀  
覺來字字能書紳開胸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  
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  
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嘆不成之語以筮戒敦  
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  
忠晉室能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  
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  
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航  
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儻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  
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  
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

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  
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  
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  
今當與類謹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  
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子夢中所得  
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嶂响脚踏破屐五十兩身披  
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  
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充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  
木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米拾得遇寒山翠竹黃  
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玉  
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敦授人  
時亦何有玉衡墜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未歸久不至我亦乘輿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晞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香杳長林秋啞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紫烟雲石綠歌逕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觀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穿崖板依儼龍象陟降臨緝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榭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爰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峙嶇羊腸坂車輪幾傾催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聞寂辭喧喧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峰上烟月夜景方

排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晚鐘起向高樓撞晚鐘尚多昏睡正惺惺縱今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為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閭闔遠從鏡劍闕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  
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  
願王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惟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翠華旋  
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  
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牕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  
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表仲何日花  
前更老萊艱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  
園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  
烟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閨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恠  
驚及謂醒者狂群起環聞爭沫泗輟金鐸瀟洛傳  
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為奔走  
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未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  
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  
年兆爲語田夫莫倚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  
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織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  
珠玉好與貧家聚未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道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  
明道心空自整塵臺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  
九濱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  
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  
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

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踈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麟。三十六峰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為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卧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礙。每當快意事，退然思厚殆。傾否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秋吟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

金之珠，彈鳥雀。攝土何煩用，錫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說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攢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鳥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為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菓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柰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峰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  
偶懷勝事乘春到，况有良朋自遠來。  
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  
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  
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  
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  
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踪，寺僧遙住翠微重。  
扁舟曾泛桃花入，岐路心多草樹封。  
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火出深松。  
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  
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  
真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  
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  
絕調迥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  
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

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  
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  
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寧爲脫冕行。  
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  
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  
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  
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于天樂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  
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  
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  
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  
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  
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困花木始非非，又是高秋落葉稀。  
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  
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

機見隱微深院寂寂群動息獨憐鳥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  
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  
拂鏡中塵却憐授樓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源為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三歲雙髻好古博學能

文詩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魚更深  
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鰲未足飲敢問何如其  
為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為網良知為網太和為餌  
天地為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  
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峰勝事縱為多  
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  
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道人不柰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

虎穴峰頭清嘯亂猿群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  
隅夜款門可咲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  
久別爐峰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

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  
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  
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未沿溪尋往路歷歷皆  
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峰頂曠望  
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群  
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梢尚濕衣雨水霞明桃  
亂吐沿溪風爰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  
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為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鵝鳩聲裡又春深問闌正苦饑民色畝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閑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問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克舜莫把辯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友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蕞茅成間塞儘教糜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枝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答人問道

織米啣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徒身外覓神仙

寄題王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鷓鴣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慙慙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慙慙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雖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閑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道星途觸來暑極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立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技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忠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遜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廖全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夫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謁然世交之誼也次韻

為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圭璋沈兕惠比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

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  
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携抱且堪娛老况長成或  
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  
十思田之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  
即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  
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  
群卉拆壑靜響江聲牕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  
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徒群公餞  
何因得良覲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丞來歸幸有  
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  
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臺裏徼雨林徑滑肺病雙  
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

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為已過門不違入憂  
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  
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  
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  
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  
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  
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九四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峰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  
迷青林外延望中閔何由窺方子巖廊器薰已雲  
霞安每逢泉石處必刺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  
囊中雖群峯瀨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  
為發幽竒柰何春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  
之子亦如斯為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

疑伏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  
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鴻雲  
泉泮壁環昏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  
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闕  
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  
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  
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  
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與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  
籬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輿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為  
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開

長生

長生徒有暮苦之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  
死生期彼弋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傳因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  
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  
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  
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  
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  
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  
道及從行峰山擊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  
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

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髯毛瞞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  
雲陣所過湏同時兩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  
術救瘡痍徒來勝算歸 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洗旌旗千  
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  
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塔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  
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湏早柳慶雲  
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貊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

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  
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湏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  
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凋弊後遊觀正  
及省耕初近聞襁負歸徭徕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大猶驚燹餘破屋湏

先緝雨後荒畝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縵  
綉綴旗旌 聖朝恩澤寬如海醜鮒盆魚縱爾生

徃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

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

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

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

氛九霄雖已老報 國意尤勲五月衝炎暑回軍

立戰勲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

立戰勲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

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  
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食菊  
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 國事肇榷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  
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薰葭色宛隔  
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  
僕意相親病軀不違宿留詩慰慙歎落落千百載  
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修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  
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  
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  
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  
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  
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  
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  
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  
則為之主者賦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  
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  
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  
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  
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  
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

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

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今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虜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

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  
羅馬則亦瘡痍而已爾盡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  
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執事之論雖有所不  
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  
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  
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  
不敢見若甚簡仇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  
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  
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困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  
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  
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  
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  
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  
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  
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敢受未二石柴炭雞  
鶩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

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  
君處人以禮愆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闕問及之不謂其逐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  
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  
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  
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  
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識  
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  
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  
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  
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  
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  
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可增也驛  
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  
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

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政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龍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揚

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歆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說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幽夫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誦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廬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胃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速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  
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  
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  
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  
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  
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  
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  
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  
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  
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  
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  
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  
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  
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  
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  
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  
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  
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

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  
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  
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  
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  
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  
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  
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  
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  
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  
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  
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  
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  
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  
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  
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  
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  
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  
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  
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  
漫為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與  
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  
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  
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  
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  
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  
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  
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  
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  
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  
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  
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  
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  
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  
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徇於其異而遂不  
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  
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  
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頃臆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  
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  
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  
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  
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  
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  
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  
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

夫雖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為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執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焉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

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夫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擊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固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與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

辨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誠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

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宋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狀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比來事既遂却殊快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剛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

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

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歎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冢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履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特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特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莫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

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俵俵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闕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

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于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歆立而立人已歆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歆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歆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眾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知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

者不惜徃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未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執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執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徃時僕與王寅之

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箒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容可以無容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容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

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其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勿勿於接祭執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

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荒今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

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檄衙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綠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姓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

彼此各各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緣以見責故且未敢遽往且榔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顧未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與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鷺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股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逐籍民之子弟而為之闢有司秦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嗷群聚而起焚掠居民鄉管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所歆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

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途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无罪

二 已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動懷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况於人手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掬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獲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

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无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為違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軔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存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閉而未宣終將泯湮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劉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摧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補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輻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雪穢繆承推

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踈外不一以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謚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覲觀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无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

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厚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已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歆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乘衣衿生死受賜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答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

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倚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述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驟沛變起不測象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執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

鑒其恍惚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令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債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說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借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

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庭羸日甚惟養疴立園為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効其心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機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性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知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

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速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寃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益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壺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惜惜不及少申欸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狗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儼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

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為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叙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歆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諾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為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

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為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歎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布聞閣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筆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即未免墮情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為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着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聾聾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

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卧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柅之典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歆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為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

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剛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敬箴耳亦何保齎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

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不善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誦諭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

答方叔賢 丁亥

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乎神轉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廼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躋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踈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類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讓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晚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

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欄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硃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者木之閒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

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其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

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謾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跪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莫辭想已轉達天不勲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

若有挾而要者柰何柰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蠡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謾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聞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邨報及親文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

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

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為國為民強力有為者為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辛巳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為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為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為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

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啟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柰何柰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救焚

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  
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  
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  
外而希內者實歎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  
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為我熱然乎身在  
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  
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  
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  
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  
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夫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  
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瀆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  
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  
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  
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  
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  
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說邪不

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為於時自昔  
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美顧  
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  
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  
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元崖官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  
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  
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  
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  
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  
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為之  
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  
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  
積滯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  
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  
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  
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

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慄媿慄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宜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寧潘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吹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為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踈遙聞執事養高歸柳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薰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

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乎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淨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為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鑿字某由進士累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為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

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夫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遠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

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  
蕩陟金城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  
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仿  
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  
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  
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  
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  
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  
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  
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  
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  
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  
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  
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  
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  
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業

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  
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  
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  
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  
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  
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  
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  
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  
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  
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  
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  
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  
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  
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  
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  
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  
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  
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

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

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

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垂始振為魚負水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

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  
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  
至治之世天無疾風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  
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兩震電大雨雪則書大  
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蠶蜚雨  
蠶蜚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鵲采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  
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

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惧修省  
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  
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  
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  
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  
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  
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  
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盃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  
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  
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

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為善端之發也  
吾是以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而  
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  
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  
念於是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  
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贖  
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  
道之為之叙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  
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  
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  
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  
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  
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為其處  
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頗  
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為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  
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

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為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

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為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且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款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

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此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丈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不必捧觴戲彩以為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

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

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設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與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銀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贅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膺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

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此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克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伎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

糟粕耳竊嘗憮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麩藥而非誠肯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歎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玠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玠旦以上三載取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

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

榦垂而四峰之巖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

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

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

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

明期而諧景會其軒棟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

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

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

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

寵爵祿兩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

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

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

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

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既之以

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

之軒棟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  
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

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其責償  
焉故不得而辭也

###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

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

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

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

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

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

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

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

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耻其中雖廬常雲之頂

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

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馬行矣

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  
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子談呼吸屈

伸之術疑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  
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  
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  
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  
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  
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  
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  
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  
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  
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  
矣訪之迎謂子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  
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  
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  
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  
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  
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  
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  
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作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子其所遭若清風之  
披物而莫知其所徙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  
若益慙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  
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  
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  
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  
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  
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  
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  
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  
十矣是月值其懸孤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  
至皆來請言子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  
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  
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  
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  
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  
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  
也已明年三月子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

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迷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執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斬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斬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

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逮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斬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

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孟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與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官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官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

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收數十年矣巨奸元慙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誘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

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  
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  
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類而日與之諄諄焉疊  
疊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乎三學洎各邑之士亦  
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  
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  
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  
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  
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  
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極我也而反以為  
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  
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  
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  
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  
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  
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  
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  
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

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  
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眾皆默然良久曰  
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  
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  
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  
也

###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峇  
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  
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  
待之也易以輕役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  
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  
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  
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  
矜與教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  
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  
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為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為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為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頃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風望大臣且文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為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穠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為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手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為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為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兩犯瘴毒

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鈞摘公然為之曾不以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

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為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私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權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權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

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為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為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

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連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

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瓦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謹勤爾黍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誄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兩賜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倉廩以備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茅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糞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早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北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廼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賴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

將有裨廼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以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忘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葺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

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貢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子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子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此於莪嶺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馮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春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舉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旣服魚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緜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黥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罄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于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營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蓋予此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閤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遠之道畧具學士之未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

者若觀於通都焉而子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諂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不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饋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兩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

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  
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  
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  
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  
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  
君子之德乎遇也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  
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  
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  
意遠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  
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  
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  
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  
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  
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  
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  
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

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澗濁之既遠則  
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  
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  
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  
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  
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  
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  
蓄其德而遠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  
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  
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  
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  
散踈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  
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  
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  
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  
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

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

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御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做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瀉若奔若伏布爲層壟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迥中巖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把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地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蹠卧噴嗅盤旋纏繞嘶林若故以啓公之意者

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  
 空馬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淋面勢環拱既  
 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謚植樹翁蔚庶草芬茂禽鳥  
 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  
 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  
 士大夫之間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  
 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容有在  
 坐者曰公其休服於魚種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地  
 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  
 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  
 微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  
 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行於  
 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馬公  
 曰信以守仁之言正馬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  
 知之其遂忘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

也賓日義之職而傳冒馬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  
 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賓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  
 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  
 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  
 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  
 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  
 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  
 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  
 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  
 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  
 其瞻其日惟霽其响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响倏  
 馬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瞻其光矣其光熙熙  
 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  
 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  
 上頤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  
 門闕懸若鼓鐘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鷲龕集

翔鶴竊虺之糾蟠猱狖之駭攫譎竒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夷犍休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羣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

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使而成之故事遠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迅速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竒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成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于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決瞭乎其若徹渣滓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如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徑龜山迹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經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  
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  
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  
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  
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  
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  
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上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  
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  
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  
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  
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  
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  
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  
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  
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  
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秦公宗厚始議新之未

成而選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  
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  
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  
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  
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  
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  
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  
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  
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  
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  
巧境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  
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  
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  
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  
牖四了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  
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  
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  
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

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親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垚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

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官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

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踊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後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嗒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始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

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兩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陽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域惟乃有司實禱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

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手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袞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手至有搜檢巡緝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

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北監察御史潘君做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概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湑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

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君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焉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手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濟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屋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蓄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誣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

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輪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揖矣早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霍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梁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終

